

舞剧剧本要能演出来



戏剧行当里有一句俗语：“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其意在于，在舞台戏剧创作当中，剧本处于先行和基础的位置，奠定了作品最终的样貌和基调。正因如此，以文字写作的戏剧剧本构成了独特而重要的文学类型——戏剧文学，也凸显了重要的创作角色——编剧。

在近年来的文艺现象中，舞蹈可谓异军突起，引人注目。不仅舞蹈作品成为非常突出的舞台样式受到热捧，舞蹈也通过视频传播在社会上掀起热潮。其中包含着文化传播在当代的新途径与新模式，即在视觉模式中培育着新的表达与审美方式。然而与话剧、歌剧、音乐剧等其他舞台戏剧相比，舞蹈编剧在创作方式和创作思维上更具有特殊性，即以文字写作去建构非文字的舞剧表达。

在传统的戏剧剧本或者编剧概念中，其最本质的表达方式和符号是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写作，并且这些文字最终会直接转化为舞台表达样式。话剧剧本的文字会转化为台词，歌剧或音乐剧剧本的文字也会转化为“唱念做打”中的“唱”和“念”。只有在舞剧当中，剧本所有的文字都不会呈现在舞台之上。因此，舞剧编剧的特殊性体现为一个有趣的悖论：舞剧的剧本用文字写作，但最终又需要超脱于文字之外。剧本的文字本身不是舞剧表达的终点，而是通向舞蹈表现的启发与路径。

正因如此，舞剧编剧创作最大的挑战就在于，如何在写作当中保有对舞台的视觉想象，而不能陷入纯粹的文字思维之中。舞蹈的剧本或文本写作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基础概念，即基于身体表达和舞台表达的创意与结构，其核心就在于视觉性。创意需要激发视觉想象，要对舞蹈的内在冲劲和舞台画面有一种“预见”；结构需要遵循视觉逻辑，要理解舞蹈身体语言和舞台画面的连接方式。例如舞剧的人物小传，其重点并不是对人物的具体经历和人物关系进行复杂的设计，而是在简洁的人物关系中进行突出而鲜明的形象描述，让人们可以从形象当中“看”到人物的性格，触碰到人物的情感和命运，甚至感知到人物舞动的特点。

当然，在舞剧编剧中避免陷入脱离舞蹈表达的文字思维，并不意味着要丢弃文学性和戏剧性。文学性和戏剧性是在文字写作中建构的内在表达和思想内涵，同样是舞剧剧本的重要支撑。也许有一个简单的标准可以去判定舞剧剧本的好坏，那就是“剧本是否能创造出一个编舞的空间”。

如果一个编导拿到舞剧剧本的第一反应是“这些文字没有办法转化成舞蹈”，那显然这个剧本是不成功的。舞蹈不是文字，舞蹈更不能对文字描述进行解释，否则舞蹈就变成了哑剧和哑语。因此舞蹈不是舞剧剧本的翻译，而是剧本的延伸和转化。好的舞剧剧本给编导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内心的触动、想象的激发和编舞的冲动。

舞剧剧本能够也应该孕育出优秀的作品，即使写作的那些文字在最终作品中“消失”了，但文字所带来的那些创意和感动，情感和精神，画面和形象却永远留在了舞蹈之中。

据《光明日报》

生活不止一面，我们都
知道。但是生活里的有些
面，被打击之后的磨灭，可能
是最没有遗憾的清除。

暗涌之下 浊浪排空

□ 任翔宇

《周处除三害》排期上映，澎湃新闻上说“有望成为春节档后第一票房黑马”，标题赫然是《〈周处除三害〉点映后评分上涨，今年第一部黑马爽片要来了？》，评价说作为一部犯罪电影，酣畅的打戏场面给足视觉爽感与冲击，以暴制暴的压迫感给足极致的观影体验。

我还没点映，不过在短视频平台上屡屡刷到片花、花絮、片段和解说，结合黑帮复仇、犯罪动作元素之余，导演用暴力手法诉说陈桂林逃避宿命的挣扎。在给足观众爽感的同时，也融入对人性的观察，如同香港黄金年代的邪魅融入台湾土壤的黑色幽默，在癫狂亡命杀戮中竟然杀出一条自我救赎的血路，片名的隐喻，也其实早就剧透了结局。

还不错。但其实这个题材、这个拍法、这个套路，古早年代里的《喋血双雄》《江湖情》《江湖龙虎斗》里其实早已把人性挣扎、以暴制暴、人情冷暖以主人公境遇方式展现过了，即便是最近，也有类似的压迫感犯罪电影惊艳登场过，比如《怒潮》。

《怒潮》比《周处除三害》早上映了大概3个月，马浴柯编剧、导演，张家辉、阮经天、王大陆、秦沛、马浴柯、陈国坤、连凯等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着黑暗和罪恶的世界，主人公陈安在这个世界中寻找真相和为妹妹复仇的故事。横跨黑白两道只手遮天的洪泰集团正值换选之际，一个神秘杀手陈安（张家辉饰）却突然只身闯入这个是非混乱的漩涡，搅得洪泰集团大乱，身处警察阵营的麦朗汶（阮经天饰）和黑帮阵营的马文康（王大陆饰）也盯上了他，各方势力伺机而动，天涯同命鸟，谁才是幕后的操控者，一场生猛混战一触即发。

电影《怒潮》以真实事件为背景，呈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犯罪利益链。在这个庞大的网络中，近2000名受害者被涉及。他们被绑架、被人口贩卖、被进行器官交易、甚至被逼迫参与制毒贩毒等罪行。这些罪行令人触目惊心。为了捍卫正义，受害者与心有信念的警察合作，甚至制定了以不惜毁掉自己为代价的隐忍报复计划，“观察他们，学习他们，成为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与犯罪分子展开了激战。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犯罪分子的残忍和狡



猾，还有来自黑道集团的压力和威胁。但是他们始终坚守着信念，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他们毫不退缩，展现了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

3个小人物击败了黑暗势力，捣毁了政商勾结、贩卖器官集团的狼子野心，最终邪不压正。

在完美结局的转场中，画面残忍、暴戾、冷酷，3个小人物收敛起内心的温情与良善。“忘记感情、忘记黑白，忘记疼痛，忘记自己”，表情狰狞、咆哮与疼痛似同野兽。阮经天用一个个小酒瓶空瓶和蓬头乱须的转换镜头表达着在追寻正义和不得不隐藏人性的麻醉与放逐。比起《周处除三害》同样造型的“陈桂林”来，更多了一丝悲情；张家辉饰演的陈安，在影片前半段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战斗在自己的战场。为了给妹妹复仇，头脑冷静、动作干脆利落的残酷形象和最后时刻眼角涌泪、含蓄隐忍的张力表达互为助攻，唯一明艳的画面，是在遍野向日葵绽放中代表着“家”的小木屋俯拍掠过。在这个场景下的故事片段，柔光滤镜里色彩温暖、动作轻柔、画面欢快，是给整体压迫、郁结、感官重压画面调节的喘息时刻。妹妹的甜美与善良，为影片注入了不多的温情，很像古龙曾经写过的一部现代小说《绝不低头》。

40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海囚》。李文化导演，达奇、张连文等主演，讲述了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残酷掠夺中国，并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猖獗贩卖华工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口贩卖的场景。那些“蛇头”和爪牙视人命如刍狗的轻贱，在若干年后，依然还在影片中存在，甚至更甚，器官交易更是把人体看成商品，可以任意“化整为零”。《怒潮》爆燃剧情和黑色产业链的揭露，让观众在享受视觉冲击的同时，也对现实社会中的黑暗面有了更深的思考。

生活不止一面，我们都知道。但是生活里的有些面，被打击之后的磨灭，可能是最没有遗憾的清除。这样的清除，如果是在《怒潮》之下，还是很令人叹息。暗涌之下，浊浪排空。所以，大口呼吸新鲜空气，伸出双臂舒展在晴朗乾坤的每一天，不仅值得珍惜，更值得捍卫。

《智在匠心》向世界
展示非遗之美

近日，系列人文纪录片《智在匠心》在多个传播平台以中、英、俄、法、西、阿共6种语言向全球播出，展示凝结在福建人民世代相续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的“闽人智慧”。纪录片播出后，在海外引起持续关注和热烈反响。

福建非遗文化是千百年来中国代代相传的智慧结晶，彰显着独有的东方审美，而沉淀在这些非遗作品之中的，正是文化与历史的厚重质感。《智在匠心》以中外共通的叙事方式，通过八闽工匠对传统技艺的自述与理解，润物无声地在文本中注入文化和哲学意涵，让海外受众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东方文化的含蓄之美、纯粹之美、灵韵之美。

“择一事，终一生。”在对福建非遗技艺和作品的赞叹之余，更令海外受众震撼的是非遗传承人的匠心持守。《智在匠心》全程未加旁白阐释，而是在非遗传承人的娓娓道来中，讲述他们对师徒传承、艺术创作和人生道路的感悟和思考，描摹出八闽工匠的艺术世界和精神世界。纵然片中的10位匠人领域不同，但他们都对非遗技艺表现出一样的热爱与执着。他们对技艺传承之严谨，对守正与创新之斟酌，对工匠技艺之求索，令人感佩。在国际传播中，正是匠人们内心深处的温暖纯粹、对手艺无止境的追求，拉近了非遗文化与海外受众之间的距离。

近年来，越来越多像《智在匠心》这样的文化作品在海外产生广泛影响，给予我们更多国际传播启示。

《智在匠心》向世界展示中国非遗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强调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这不仅促使海外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产生浓厚兴趣，也增进了他们对中国非遗的文化认同。这启示我们，国际传播中应当遵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逻辑，向海外受众传达中华文化精髓的同时，强调人类的文化共性，从而与各国受众建立更紧密的联结，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美”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成功的国际传播一定是“审美的传播”。在借助文化出海进行国际传播之时，“理念——文本”的双重审美建构至关重要，既要强调传播文本理念的“合目的性”，也要突显传播文本形式的“合规律性”。对此，我们应当巧用东方美学。李子柒描摹的中华田园生活在国外意外走红，也说明海外受众接纳并喜爱东方审美，因而非遗文化同样可以通过展现东方神韵的方式，赢得更多海外受众。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叙事逻辑，以此实现传受双方的情感共振，使他者乐于接受中华文化。对此，国际传播应注重总结能够引发情感共鸣的因素。事实上，非遗之美，美在传承，美在文化，美在高超技艺，更美在匠心。他们以执着坚守和无私奉献，向世界传达大国工匠之精神。因而，巧用情感叙事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获得正面传播效果的重要原因。

面向未来，我们应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着眼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高水平作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选自《学习强国》

